

盤洲文集

二十一

蘇州文集卷第五十

蘇州文集卷第五十



謝宣示 御書臨帖狀為大人作



伏蒙 聖恩差中使宣示臣 御書臨帖者宸翰昭

回儼龍虬之飛動使輶臨示驚奎璧之光輝拭目知榮撫躬有幸恭惟

皇帝陛下體兼眾妙聖本多能天下無雙信義之之北面帝中第一邁齊祖之前聞何取微臣獲窺菁藻已陋登牀之舉詎知肆筆之方抃蹈惟深鋪張莫究

徽州除浙西提舉赴闕奏方庚狀

蘇州文集卷第五十

右臣前因陛對嘗以幫源洞豪方庚奏陳猥蒙聖慈開納面得天語令便與大臣理會臣即日至樞府納劄子陳述曲折又以劄子薦其武勇可為土豪繼聞宰執奏事聖訓再三以臣管見為可採仰見聖慮深遠又以前車為戒臣竊恐朝廷尚未施行臣疎遠無識知恐愚者一得之慮或有小補不避犯分之罪敢復言之臣聞幫源四邊俱山險其中坦夷有田可耕居者甚眾方庚實為之桀聚族皆憚服之所欠朝廷一真命為重紹興二十四年李流知徽州日方庚以歲旱率其黨五十餘人至郡借粮本郡疑其為後患

守臣接之廳事館之僧寺置酒郡圃以兵官主席又於教場閱習禁軍馳射令方庚觀之守臣囑其控制盜賊方庚欣然承命且云萬一本州要使喚之時只得一白帖權攝巡尉便當詣前其人黑而長徽人謂之方庚三面稱之爲保義衆皆能言非臣敢爲虛語前年嚴州草竊聞守臣亦嘗令攝威平寨官實欲羈縻之以此見得方庚志在官爵臣雖不得其聚兵實數傳者謂已有銀槍壹萬而三衙通卒頗亦亡命其間亦有弓矢轉相教習若天時無水旱內外無甲兵則此豈足實慮萬一疆場有驚其黨近在畿甸之內

恐小方既乘便相牽制爲肘腋之害貽宵旰之憂臣謂軍興之際右列一命固不深繫名器之重若朝廷呼之觀其人物語言果有可用處以密院一使臣名目小人易於感恩便可得其死力即是狙詐作使之術縱使萬槍皆出虛傳只得一方庚如土豪用之且令招集民兵使其果有徒黨便可化爲王師隨其多少皆是得用於朝廷有利而無害臣已別具奏薦乞賜行出伏望聖慈更留宸慮冒犯天威臣無任昧死

乞進賀誅虜酋表奏狀

右臣狂瞽妄發不避斧鉞之誅上干天聽臣伏讀御製元顏亮面貌贊有皇天降罰屢遷必敗之句於以見淵鑒垂光默契蒼藻果騰吉語天下同慶臣竊見先朝如鬼章夔離不之誅首許中外上表稱賀今元顏亮傾國入寇在言指斥其志不小宸斷赫然與天同符遣將出師動中機會社稷有靈元凶折首臣竊謂國家大慶莫此爲比臣螻蟻愚見宜陳百官之班受四方之賀使遠邇播傳匝地呼舞奏告天地宗廟則神靈悅豫益降祉福然後光復舊京以示迴鑿之期推校千古無以比擬臣才短思澀不能著爲雅頌以繼平淮磨崖之下謹撰表文一函拜手投進尚慮朝廷未有旨揮無因仰塵乙夜之覽伏望聖慈許賜進入干冒天威臣無任

條陳恢復事宜奏

正月四日准知樞密院行府劄子三省樞密院關樞密行府及楊存中等十二月一日黃旗奏報已殺虜酋元顏亮訖十二月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樞密行府行下沁江諸大帥監司帥守各條陳目今進討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送樞密行府劄付提刑司遵依所降聖旨指揮火急

條陳聞奏臣竊謂元顏亮傾國入寇蹂躪兩淮陸戰未嘗敗北其鋒初未易當天相社稷使之屠戮麇鷩鳥散侵地復歸葷食盡漿遺黎延頸恢復之期真一機會但我師疲勞淮甸瘡痍糧食未豐民力凋瘵若乘時渡淮前逢堅敵恐無後援或彼賊清野則饋餉不接却致上勤宵旰之慮今逆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刃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虜衆尚強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則臣謂且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詔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

泗募兵積粟以爲蔽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俱集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則恢復故地何啻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謹錄奏聞

繳進

太祖皇帝御書奏狀

右臣仰惟

陛下天縱聖德同符

藝祖留意軍政信賞必罰沉幾獨斷與天爲謀頃年先臣以使事久繫異域訪求於鄆市之間換易於酋

渠之家前後所積九得乾德開寶中御府編次
太祖皇帝御筆數十卷其間有及軍政者雖數百之
鏹五斗之粟一匹之練亦勞宸衷爲之節減至於遷
補軍職招接降寨賜予衣襖下至油麵柴炭之屬區
處塗竄委曲纖悉所以規摹宏遠成無疆之業傳授
至于脞神二百載而中天仰繩祖武重規再造臣昨
日因宣召入對已嘗奏陳面奉玉音許令進入但以
表飾損舊臣不敢輒易亦欲見前此御府不爲華飾
務從簡朴如此今奎畫龍文復歸天上以備乙覽以
助聖政蓋先臣寶藏之志也所有

太祖皇帝御筆六卷謹隨狀繳進伏候勅旨

水災應詔奏狀八月一日

臣今月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三十日三省同
奉聖旨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滂有害秋成
朕自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可令
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
毋有所隱劄送臣者

右臣聞災變之發率多緣類而起漢儒一一率合則
有附會不經之失然理之當者亦不可因噎廢食而
曲爲之說臣謹按漢書五行傳去陰氣勝故其罰常

雨水傷百穀莠軌並作魯莊公十一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魯宋比年爲乘丘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厥後水災皆歸之兵興民怨所致國家自數載以來兵民死于戎事肝腦塗地者不鮮父母妻子啼號之聲未絕也

陛下有兼愛南北之心而獲狡變詐于戈未可得而戢今水不潤下江湖道溢田疇溝澮與河渠連而爲一已秀之禾不得而獲下民嗷嗷未有生意官無積臧安得人人而飽之霖潦彌月勢猶未已陰氣可謂盛矣

陛下畏天愛民至誠惻怛明詔廷臣使之盡言堯舜之用心也臣愚以謂陰勝陽之沴夷狄闖于外莠軌蟄于內也今外之所以待夷狄者朝廷有潛筭小臣不敢輕議而區區愚慮竊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臣入對之始及輪進故事皆以歸正人爲憂繼因晚召亦嘗奏陳仰勤天問半數旬以來漸已萌芽臣幸因奉詔敢復詳言向之爲美談者皆曰中原遺黎望王師之來則箠食盡漿願削左社所以繼負而至又其思慕聖德之切者臣在江淮之間二年所聞殊異於是蓋山東仍年旱蝗耕者無所得食故扶老携幼南

來偷生又開趙王世隆之徒聚眾攻剽彼國指名蹤捕亦以荒歲故牽連親戚相率來歸其意蓋欲王師恢復因得乘勢橫行逞其所欲上可以得官爵次可以得金帛子女不失歸其故鄉既來之後大失素望更相嘆恨而將帥所部又役使詈辱無以得其驩心去夏賈和仲以督府之令驅其孳累數萬口冒暑而來絕海遇風已葬魚腹而婦人老穉數百同舟蒸鬱相搏疾病枕藉死者不暇瘞埋既抵所屯雖計口給粟不能充飢愁怨之氣上千陰陽之和實在於此初到京口則掘山中草掘以代蔬茹數月之後三五成群掇拾弃菜敗蘆于市廛之間其計無聊何以久處此臣目擊耳聞者如此其人之在山東皆有室廬南畝生生之具自若也今父子數口雜于方丈之舍上雨旁風無以蔽障甚者寢處于泥淖之內以它人視之不可一朝居也雖使禽鳥豈不思歸欲歸無計則姦軌之謀不得已而作今日誅甲明日誅乙必草芟獸獮然後已況邇來北方已有招納之勝又有誅誘之人其黨聚於江浙兩城散於淮甸諸郡去帝城不遠亦復有之一呼相應特未艾也或曰叛者已治是大不然譬夏之急湍奔流勢必赴壑於其中間築土以

拒之終於衝軼橫潰而止耳臣之管見以謂其人尅
尅可用大勝江浙所募若使人給家足無飢寒匱乏
之患樂補軍籍之缺誠為大利若其懷土不忘則宜
優其歸費送以舟楫使之踰淮而去則可以窒患於
未萌施恩於不報怨氣可弭天災可消或曰縱之使
去不若遷之別壤以離其黨是又不然此輩捐生業
棄墳墓遠來歸我亦招誘者誤之今遷之別壤居上
者誰有仁民之心官又無以贍之客居窮處速其死
爾是無罪而殺之也可不念哉當今陰盛之患在外
者猶可隨機而應在內者莫急於此蓋浙西非盜賊
窟穴雖流徙困殍必無弄兵之事臣私憂過計伏望
聖鑒曲賜采擇而區處之至於譏切時政毛舉小事
言而難行徒以沽名賣直則臣所不敢冒犯天威臣
不勝戰汗

辭免中書舍人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
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
班登禁密選貴西垣不獨掌行制書蓋亦與聞時政
惟嫩才不至固陋庶繼溫純之詞必特操無所阿私
乃振糾駁之職如臣者驚材何算鼠技易窮過聰明

睿智之君莫伸管見攝禮樂文章之事祇懼素餐屢叨稱獎之榮常賜清閒之燕坐文茵於帝所豈羨金蓮來捷步於日邊特盼珍茗比因宣召面諭恩除甫爾半旬有茲異渥遭逢若此報稱謂何自知短絆之不可汲深或謂積薪而後來居上滿盈不戒顛越可憂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螻蟻之誠曲寢絲綸之命俾安愚分得先僉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自代表狀

學淵文集卷之二

九

日行

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宣教郎太常博士兼權吏部郎官何稱種學績文蜚聲俊域使之掌制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奉使轉官奏狀

右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洪某與轉行一官臣聞命震懼不知所措伏念臣備數從班常虞尸素方鄰國修好初講慶儀猥蒙選擇予節以行萬里往來曾無補報錫賜之物已慚虛受又叨進秩深所不安凡人臣事君東西南北唯

命之從況兵鋒既息道路無壅不應以奔走微勞便受賞典伏望聖慈追寢誤恩使免譏議冒犯天威臣無任

辭免除翰林學士奏狀

今日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可除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北門典故所出西掖命令所行秩清地密必得其人然後可以處如臣者學問淺陋議論闊疎掌制踰年已試無取糾駁之職常恐曠原近者陛對伏蒙天語諭以翰長之除而又嘉其論事許令

日登八五一

十

日行

批敕臣誤辱眷知方切悚懼敢期成命遂叨超拜內自循省代匱之久初乏寸長仍兼故官則怨隙日增必致顛踣伏望

皇帝陛下興憐驚蹇曲賜保全特寢異恩俾逃何譴

舉自代表奏狀

今日一月一日准告授前件職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臣伏覩左文林郎主管尚書戶部架閣文字施元之學問該洽文采清新使居英俊之躋可備翰墨之選舉以為代實允

盤洲文集卷第五十





荆門軍論茶事狀

某近已條奏敷茶之弊而私憂過計又恐勘當不許以今年從便住賣之數立為新額只申嚴法禁行下則使斯民不霑寬恤之實惠必不得已權時之宜不致虧失經費又不重困民力使官民兼濟則某有愚見伏望鈞慈赦其狂瞽之罪某本軍見排造戶籍再三與民戶較量謂朝廷以寬恤為政若以利害申明必降指揮不許違法均敷但恐客人遽失高價故意

卷五十一

日民

遇絕不來致令本軍虧折歲額欲行申請乞給降茶引本軍自行勸誘上等稅戶依客人入納官錢之數就軍買引自往隣近土產處收買堪好真茶以實價分均食用咸謂若得如此施行民戶自往買茶免得虛費高價亦為民利某之狂愚欲望鈞慈特賜減損荆門軍歲額以其數每年徑就提舉司請引至本軍從長招誘客人或民戶筭請只依元引收頭子錢外更不別收勘合等錢俟至歲終本軍以其錢買銀赴提舉司或鄂州總領司交納則於兩縣之民買引得茶之外每歲實減錢一萬五千餘貫此其為利不鮮

如蒙從某所請乞自紹興二十九年為始俟指揮到日若春季已批發過客人鈔引乞許理作今年之數仍乞下提舉司於鈔引上朱批係是荆門軍筭請之引只得前來本軍任賣以免侵紊他州歲額兼乞下提舉司告示產茶去處除本軍朱批鈔引之外却不許別用客人他引批指前來本軍以免攙奪給降引數於法鈔引許留民間九年今既本軍人戶自行買引却恐當年未必便能一一買茶欲乞本軍每年只是趁納給到引價錢其任賣倒引乞隨逐年多少申繳庶使公私兩便如是向去戶口繁盛比及承平商旅通行見得從便可以趁額乞許以後守臣申明朝廷自依常法更不逐年給降又緣荆門小壘難得銀子尋常貢賦多是擔錢至荆南府買銀今每年至提舉司請引及管押人納銀有公路脚乘等費若不立下些小糜費恐官司別無所出巧作名目因緣多取於民某面問民戶欲令每斤增收五文省作糜費使用皆稱情願出備若於外官吏別行增添收取並乞計贓坐罪

復解額申省狀

本軍據軍學進士張禮等一百二十九人陳狀稱本

軍舊解額五人靖康元年范如圭任彥直高敷田懌然扈夔同年發解范如圭見任利路提刑任彥直見任恭州監稅頃因劇盜以荆門爲巢穴軍治鞠爲荆棘人民死徙略盡至紹興五年收復方以武臣作守驅除虎狼鳩合遺萌始有人煙至紹興七年省部會問靖康元年終場人數紐取立額其時本軍土人逃散未歸知軍胡修武不以儒生爲意只就軍城據流寓陳天將供稱靖康年有二百二十人終場其年就江陵府附試遂以四十四人解發一人續後本軍土人漸歸却見解額人數異同遂於紹興二十一年經

轉運司及本軍陳訴稱在承平時本軍初未曾及二百人終場之數蒙追問陳天將供稱係是應天府流寓人當來實不曾就荆門取應靖康年科場蓋是一時公吏且欲回報上司今天將妄亂供報所有本軍士人除建炎紹興之初兩少年無人取應外紹興七年江陵府附試終場七人解發一名至紹興二十六年終場四十六人亦只解發一名今來士子蒙朝廷養育作成垂三十年已及承平人數緣本軍去江陵一百八十里貧者乏於裹糧而幼者父母不容遠去遂使每次不能盡往附試致見人數不增只以一人備

數乞行申明復額某遂取責到本軍紹興二十六年鄉飲酒除疾患不赴人外有八十八人成禮并見今係籍學生共一百六人并會問到隣近州府體例江陵府以省記到靖康元年數係十人七分取一人紹興七年終場五十二人解發三人紹興十七年終場一百六十六人解發十一人已復舊額峽州靖康元年係八人取一人紹興七年終場二十人解發三人紹興十四年終場七十三人解發五人已復舊額歸州靖康元年係七人五分取一人紹興四年終場二十人解發三人紹興十年終場二十九人解發四人

已復舊額復州靖康元年係十二人取一人紹興十年終場五人解發一人紹興二十六年終場三十人解發三人某檢照本軍公案有紹興二十一年內取責到靖康元年發解人高敷主簿供稱當年終場係是六十五人并見存鄉貢進士丁庭瑞亦係靖康取應之人所供符同其陳天將供伏妄報文狀具在可考某切聞胡文定父子俱在荆門寄居故朱內翰之類遠來就學如朱內翰胡侍郎皆是荆門預薦登科所以荆門士人師授頗有淵源今既解額頓窄又附試他郡憚遠不能盡行致令薦送數損無以激勸有

阻遠方士人進修之意某又伏覩紹興重修薦舉法
備載紹興四年指揮緣淮南兩路無靖康元年終場
之數只比附秦州之數權立諸州解額每十三人解
一人今湖北諸郡並是十五人以下解發一名不應
荆門獨以四十餘人為額顯是多寡不均如江陵府
只是憑據人吏省記立額本軍見存靖康發解取應
之人可驗不誣已將會到諸州府解發人數錄白申
納禮部準備取索照會訖謹具申尚書省伏望鈞慈
憐念遠方士人乞將紹興二十九年科場比附本路
隣近州軍體例別賜詳酌改立解額行下

代上宰相書

某鹿鹿么膺至愚極陋蹤跡草芥顧不足進陳于帝
師大丞相之前僥覩觀采之萬一然伏自思念在熙
豐時曾門躋身綸闈勸講帝幄在政和時大門籠宇
內之財為天子侍臣不肖之孫隕其家聲無可去者
而天借之幸名銜官牒猥受化三之賜漕臺鍾官游
居部使者之屬雖翹材大館所以維致英雋而最尔
姓名得塵拔士之錄亦十有七年某也佩山嶽之施懷
抄忽之報刻肌鏤骨矢心自誓亦不敢輒處衆人之
後退惟陽春播物樽者無不蒙被龍光吐葩颺榮動

搖和風拱把之本根至于能蔭牛馬柔條弱蔓亦能
上凌青霄發生之功何能遽數士於斯時託身鑪錘
朝泥塗而暮雲漢造化之力與春等耳今欲軋滯思
飾瑣說抒憔悴可憐之情顧小已區區之私夫何足
以仰瀆威尊竊念窮而呼天理所必致捨恩門而不
進一辭則鼠肝蟲臂何所自託耶重念某寅緣世及
鬻竊祿仕雖裘冶之緒不敢廢而材智驚下不能見
穎濫巾王官庇身大邑罷精耗神日懼奉職抹過不
給蓬從塵走幸終瓜戍得遁萬坐之罪而孳累猥衆
退無負郭上腴可以耘耔代祿仰首搖尾希筆端膏
澤庶幾復尋故步少逃州縣之勞以免溝壑之填仰
惟某官天命隆棟為時宗巨蚌甲歸馬泰山四維功
業卓偉固已鏤景鍾書金匱和某趣超所能鋪張梗
概厥今太平無象物物遂性動植飛潛鼓舞舞覆燾之
間遐邇耄穉共壤而擊豈門墻賤士不能澤吻一鳴
自求斗外之水是敢犯嚴肆言以累堦埴冒觸等威
某下情不勝戰灼待命之至

代上前執事書

某仰惟聖天子奮乾剛旋太阿尺一招賢慨乎如不
及并謀兼智以濟登解絃上治自台鼎侍橐諫官御

史臺郎儒館無有大小楹然一新鴻儀鷺序皆乙亥
前翰棄沉淪之耆傑外而价藩近鎮亦暫屈舊老敷
和蘇枯剗礪淄糝然後入都卿相之位恭惟某官以
碩德垂典刑以昌謨翼惟幄簡于細旃燁于汗簡舊
矣蠅營醜正積年居東天日清明人人詹冀霖雨寄
足方面寔儲巖石之望宜告舍人趣治相國裝行即
召矣某材品凡下無尺寸瑜人低徊壁壘星終其二
視王公大人如參辰豐天可望而不可親又安有靚
顏色之溫侍警蹇之重云乎竊謂閣下鄉者西府遂
持國秉則陽春膏澤可以第坊匝宇而槐府潭潭某

也雖欲下望塵之澤所不可得是閣下昔者之用乃
天下之幸某之不幸也訪蘇耽之仙跡上義帝之故
城而某適得與遐萌小吏企末光而承餘澤是閣下
昔者之未用乃某之幸天下之不幸也今茲論札鼎
來使貂之袂相屬歸輔九五雍容槐楓之上退而謀
國門墻尊嚴雖欲介郴陽之旣見復邇泰階臺厦乎
其哉僥幸閣下撫封江右卓馬少駐某餬口沓城
距高牙一衣帶水幸之再來夫也捨此時不干館人
望覆幕非鄙則病是敢促檣絕湖趨輿阜下陳以
覬鉅公一眄之榮若夫穆天緯經國體措天下泰山

之安則其規撫已素定閤下之曾府某一介愚瞽無以効渤海議曹之獻至於白涸轍之狀鳴負丞之賤又不敢墨筆操牘諛諛以溷稜威伏惟閤下貫其罪而與其進焉干犯鈞嚴某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與朱舍人書

某比獲撰屢辱賜南遷詩一編一百有四首自由江過曹溪抵東衡州九三日垂二百里右手執帙左手持轡目注心存哦誦乎齒吻不知林巒之所歷嚶呀之度耳也昔屈大夫受讒於楚長吟澤畔離騷章句上追詩雅然桀紂羿澆等事反復致詳雲霓惡草之

諷尤夥後之廢放者其寫悲寓懷之語必含怨刺雖韓退之爲時宗師柳子厚文映古今猶有雙鳥訓狐之詩宥蝮翹螭之文中書丈人以贍學偉辭爲甘泉望臣良筆嬾遷董大冊落常揚遠徙曲江八變寒暑沓人必憂懟云聊日夜企而望歸我公乃買園葺亭培雉自適一編之詩皆與諸郎使堦邦人之可語者投壺圍碁登臨所賦語工而意和格高而辭樂無鬱鬱不平之氣芽於中而發於外也其賢於人如是夫豈久留此者耶某不肖不能窺見彷彿姑以所歎授園人持歸以獻

三省與虜帥僕散忠義書

王抃來歸伏奉緘誨反復曲折備見勤誠玩味再三不勝欣荷伏惟元帥丞相為社稷之重臣兼將相之大任明良胥會言聽計行生靈戚休係乎轉眄

皇帝仰奉兩宮俯憐赤子感六國尋盟之意捐弃細故務在曲從誓書悉如來戒信使亦令啓行歲輸銀絹見已計置起發商州舊疆更不斬吝但以茲夏先歸四郡繼有渡淮之役今俟使命回程寢兵休士便行交割係虜之人即令有司刷會續當實告以遵嚴約無事繁辭歲律將周神明陰相躋民仁壽同享外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九

國史

平垂譽無窮一平甚

三省與虜帥僕散忠義書

比布評緘遂勒荒瀆風埃匱薄審閩制之賢勞神助扶持喜天休之滋至念二儀以好生為德蓋百戰者不祥之兵脩此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同雖遠方有雙鯉之書豈殫情素使兩國若一家之子永戢仁私膽遡惟深敷云曷罄

盤洲文集卷第五十一





謝試中詞學啓

追攀逸駕驚駘方困於奔馳推擇遺材瓦礫幸逃於沙汰既擢桂枝之秀更聯棣萼之華人以為榮已獨甚媿嘗謂昔人之學實期大道之明遠紹旁搜究聖哲行藏之蘊博問強識達古今治亂之原未嘗汲汲於功名寧復區區於文藝迨後世設章程而取士故諸儒追時好以談自美與義以榛蕪既潢潦根源之失窺陳編而漁鱗一馥膏沾丐之餘故窮經淹貫者

盤洲卷五十二

一

四二五

或拙於文而摘藻遺麗者又一短於學舉由一律疇克兩全愚賈操金逐見譏於書簾輕練寫幅終莫擅於詞宗分轡並驅濫觴滋久惟昭代廣搜賢之路有詞科籠拔萃之才為異時翰墨之儲極一旦搢紳之盛是必撐腸拄腹該九丘八索之遺言出脇穿心騁三都二京之殊軌夫能偶古作者茲可為時聞人如某者愚鈍亡長近踈甚陋材既同於博散性寔肖於棗昏自家君有去國之行故幼歲失趨庭之訓瞻雲在望思學治之相傳歷日彌長催析薪之弗繼雜綺襦而蓬迹對縫掖以汗顏期自致於青霄遂力親於黃

卷然舌耕莫之有得而腹藁終亦無奇窺豹一斑可
笑管中之淺見食鷄千跣漫尋紙上空言雖非倚
門牆而誦韓莊之書抑亦馮畎畝而樂堯舜之道落
花點綴聊以自娛此兒連螻伊誰見賞悵榮名而尚
遡慮素志之終違既不能脫一行吏籍之勞將何以
尉萬里親庭之望決科孔易徒枉事於彫蟲作文不
成殆何之於刻鷲遂捐舊業遽習殊科揚雄寧免於
客朝班固屢酬於賓戲甫臨勃敵輒廁俊游戴縱垂
纓于干焉而來矣抽毫進牘屢屢乎其難哉搜石室
之舊聞擬玉堂之丕律成功曰頌慚周什之清風作

器能銘媿郢歌之白雪記序不工於述事表章復拙
於東青方虞鼠技之已窮豈意鴈行之並列獲然
籟之業遂逃飲墨之羞驟掇虛名敢自希於雙壁尚
遺季弟終有應於三珠願此叨逾由夫幸會茲蓋伏
遇相公中興名相間出真儒國勢既尊增大呂九鼎
之重台躔有爛應泰階六符之光雖伊呂之佐無以
加彼蕭曹之勛不足進當君子長育之盛世推大臣
教載之仁心遂致冥頑亦蒙甄採其敢不磨礪事業
砥厲廉隅刻意讀書願入崔公之室銘肌報德敢荒
陸氏之莊 知舉直院給事受天英氣名世真儒追

渾噩以還醇極內相代言之美竭忠嘉而論事振東
臺批敕之風懷推轂之仁心典揚衡之公選吞雲夢
者八九既已包荒取武成之二三未嘗求備幸託粉
榆之好漫成桃李之陰曾是真頑亦蒙甄採 參政
明堂梁棟清廟鼎彝遭聖主而上下交欣沛巨魚之
縱壑有忠臣而蕪邪不起凜猛虎之在山偉然百世
之師卓尔萬夫之望當長育之盛世推教載之仁心
遂致冥頑亦蒙甄採某敢不磨礱事業砥厲廉隅傾
漉漱芳庶足三冬之用騁妍抽秘或推一日之長誓
殫犬馬之誠少効珠環之報樞密明堂梁棟清廟鼎

彝偉然百世之師卓爾萬夫之望發謀右府賴曲逆
之腹心將命遐方得月支之要領每極招求之道曲
懷推挽之心下同前

謝勅局進書改官啓

丁年諾仕瞻上相之後塵甲令奏篇玷中都之顯秩
脫選調七階之冗綴朝班八品之華受賞非常歸恩
有自切以策名委質期風穴之高翔躡級限年覺天
梯之難上反故紙而沉迷州縣之職懷漫刺則趨趨
公卿之門然而玩歲居閑吏課鮮周於六考起家寡
援薦書冀望於五章錄錄亡竒洎洎皆是書局素稱

於捷徑士林咸指爲清蹊雖曰便今著爲律而疏爲
令不妨稽古誦其詩而讀其書至積久以成文復叨
榮而更選欲重條章之出遂無資格之拘如某者襍
線何長囊雖非穎假蔭始慚於高士立身期企於醇
儒又勤陟岵之思常佩過庭之訓斗南與對惟黃卷
之聖賢江左相傳有青箱之家世偶殫薄投輒中異
科幸結綬而登王畿免抗容而走俗狀備負公椽接
武英游溢甫刑則除之初無鈎校之善取秦法之宜
者莫知擿撫之因逮三尺之克終誠萬分之何補絲
綸錫命既仰拜於楓庭紳笏生輝若重登於桂藉茲

蓋伏遇某官謀深挈國術妙取人王室中興雖一木
獨成於大厦泰階相比欲衆星同拱於北辰方參木
芝桂以自資故菅蒯絲麻而無弃遂令弱植亦預優
恩某敢不益厲遠畜更堅特操狗馬自度莫知酬報
之方桃李不言盡託生成之賜

謝除秘書省正字啓

約法三章初之刊修之善聚書四部遽叨是正之除
仰拜恩私內深感懼切以乘槎問漢瞻東壁之文星
結綬登畿列西岷之仙籍是稱美職以待勝流蓋將
爲選用之階故聊試校讎之事惟畜書之錯亂從古

以然而戮晷之散亡於今尤甚幸昌代求意之既廣
致積年著錄以寢全多魯論之二篇類皆紛糅脫酒
誥之一簡詎免斷殘豕亥相傳銀根未定克稱敬士
亦難其人如某者識智卑九材資么膺伏周孔之軌
躅雖欲自強漸游夏之淵源其如弗及每省鼠窮之
技敢逃狗曲之嗤迺刻楮以偶成致吹竽而濫中脫
州縣一行之吏裁國家三尺之文奏篇方冒於殊息
出縛復躋於華貫才非七步已無子墨之可稱學媿
五車政恐雌黃之妄下逐竊登瀛之美更增入洛之
榮接武英躋偶棟華之同列覃思藝圃庶藜杖之分

光自揆僥逾率歸推擇茲蓋伏遇某官經邦道備致
主勛高巨艦濟川獨任維持之重大鈞播物曲全造
化之工若富家兼積於朕腴故匠氏不遺於椳闌致
茲瑣質得造清途某敢不克已自脩銘心圖報朝廷
既正固無劉晏之憂書策在前遂畢李邕之願

台州通判回謝少卿啓

在職鈔黃但索東方之米叨榮銀艾來題仲舉之輿
敢借蔭於卿雲庶免愆於官海共惟某官材高百鷲
名擅一夔博物洽聞學問公仲尼之道同工異曲有
相如楊雄之風蚤濟美於相門旋蜚英於仕路進陟

冰廳之直有嘉綿絕之儀漱石枕流方叢祠之燕養
鳴玉曳履佇華貴以橫翔其久矣仰高行將快覩未
通名於託室已拜八引頸以塵譬草木君之
味也服膺辭翰贈瓊瑤我句報之

賀朱提刑到仁啓

伏審寵拜除書榮將使指方君行仁政務臻禁罔之
寬欲下無冤民尤遴憲臺之選僉言有愜刺部相歡
恭惟某官象載垂光龍淵擢穎厲枕流之清節覽翔
刃之德輝肅括洪深不一而備四時之氣沈浸醲郁
所著皆約六經之文禮切各於鳴騶望遂諧於側席

卷之三

三

聖情於好爵即策足於要津開卷蓬丘下太一青
藜之杖題輿芝句試刺史眼免之等中已歎於郎
蒼間館乃求於吏隱惟今制部蓋列帝畿總一道三
尺之權問七州六條之事疇咨明允來職平友出綽
占星有赫光華之遺埋輪撰日式先畏愛之傳靖民
無取於禹刑居位已奔於晉盜攬轡何久賜環可期
某趣起小才倥侗晚出抗塵官海初無一日之長借
蔭鄉雲幸有二天之託未能撰履敢問典籤

回錢簽判啓

伏審光拜宸恩榮司郡畫枉書郵之見及欣駑氣之

鼎來伏惟某官材智高奇機神驚秀過庭有詩禮之
學博愛得忠孝之風久藉藉於芳猷盍駸駸於臚仕
暫總六聯之政俯參一幕之賓繼踵相因固棠棣青
檀之舊信眉欲論稱芙蓉綠水之游故擢可期挽留
寧久某頃求補外來遙治中聆德惟勤將親仁於僚
友効官有賴庶逃責於公家

賀錢運使到任啓

伏審光奉制書寵將使指一言寤意載嘉前席之陳
九式均財遶東外臺之寄余諧胥慶刺部知歸恭惟
某官養氣至剛知言有要清明內照考之皆有宮庭

悃悃無華泐然不見圭角惟家傳於忠孝宜世濟於
功名方持熬波燥茗之權已見攬轡登車之志厥今
湖部實謂帝畿故繡才計使之除即紫橐從臣之選
此虛茲位始得其人欣出綈之占星聞埋輪之撰日
一曰食二曰貨既知疆國之源流千斯倉萬斯箱更
賴裕民之方略行將飾擢才立淹回某握麟小才任
侗晚出抗塵官海曾一日之長借蔭御雲幸二天
之有託

賀李樞密啓

伏審顯拜恩綸進持幾柄當五百興王之名世光啓

豐功惟二三執政以便民疇咨碩德除音既洽頌語
允諧恭惟某官識邃而明氣剛以大宅英華於道祕
漱芳潤以詞源殫見洽聞已貫穿於今古獨行特立
不吐茹於剛柔掉鞅魏科振纓膺仕贊理官於聽棘
游省戶而握蘭久陟都公式騫法從對溫顏於青瑣
屢罄嘉猷承密旨於黃樞益隆瓌望果奉絲綸之寵
遂登帷幄之崇南北兩朝方干戈之載戰東西二府
宜文武以兼負更賴贊襄共躋晏粲某鴈塔綴年家
之好麟臺叨朝路之榮支郡庇身悅置郵之傳命台
僭矯首因筆墨以成文退惟贊喜之深采切瀆尊之

齊州三十一

懼

賀吳運使除直祕閣啓

伏審光拜渥恩進都顯職埋輪道上威方肅於外臺
出綈廷中榮遂躋於內閣十連相慶萬口謂宜恭惟
某官志度淵英宮庭高疑探墳丘之古訓包川嶽之
靈暉絕後光前唯琢磨叔道德彌中彪外不吐茹於
剛柔蚤負遠猷益騰頌聞播弦歌於鳧鷖贊筆削於
鴻樞論議喟然風流籍甚熬波燥茗見有司將明之
材輓粟飛芻懷天下澄清之志旣信眉於善類宜索
足於茲朋計定心君知所取而知所予望高層使符

其祿而得其名浸結上知式騫中祕有煥皇華之寵
更隆刺部之權將朽貫於邦儲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即翔纓於禁密管晏之功可復許乎其偶縛微官莫
瞻崇例速置郵而傳命喜氣惟深因筆墨以成文蕪
音是懼

賀何中丞啓

伏審出綈楓庭振纓栢寺論諫皆本仁義夙著丹青
吐茹不以剛柔率分白黑除音四達僉允一同恭惟
某官實大聲宏材全能鉅窮草木多聞之觀蹈詩書
百家之言繡口錦心後學者有所統瑰意琦行諸大

卷之二

九

四二

夫皆曰賢蚤得雋於魏科旋躋榮於拱著是正嘗來
於藜杖校讎久對於芸籤六察奉公振山岳動搖之
職一言獻可當國家間暇之時即長諫垣有光從橐
遇聖主和顏而納誨故爭臣造膝以伸辭天上麒麟
來表康朝之瑞人中屈軼益高指佞之名忠謹依然
功效卓爾迺峻籠街之寵遂隆專席之威風厲霜疑
良藥少資於利病雲從棠滂巨川行賴於作舟某稍
闕光塵欣聞成命聊馳誠於削牘敢廢禮於司函

賀執政正旦啓

林鍾上生太簇寔函鳳律之和攝提正于孟陬茲協

龍躔之紀惟棣通於庶物宜萃聚於多祥恭惟某官
道貫孔門氣吞楚澤侍言帝幙參二三執政之班發
藻儒林當五百生賢之運履端於始降福孔皆某偶
縛微官阻趨崇仞遙想頌花之列敢修行李之儀

賀兩漕進職陞副使啓

伏審深知自結異寵鼎來內閣聯榮益遂雲章之直
中都改觀更崇星節之稱除目四馳歡心一律恭惟
某官洪深置度茂粹凝姿學廣聞多友古人於千載
材全能鉅備和氣於四時父將漕於王圻浸豐財於
國帑振黜否陟能之任得取羸散滯之方刺史問以
六條威聲孔肅天下號曰八俊望實具孚存拜懋恩
亟躋顯職仰使名之既正知朝著之有光雖屈皇華
尚賴木牛之助即持從橐共期金馬之登某席成偏
州馳誠崇仞敢撫輿人之誦用塵執事之尊

賀湯運使到任啓

伏審命傳文陛寵陟計臺第二千石之治平無臣出
其右者總十五州之飛輓有人然後充之刺部知歸
僉諧胥慶恭惟某官鳳麟嘉瑞川嶽靈暉學漸稽古
之源才負康朝之略自摘疑於上第旋策足於亨衢
職業粹然聲華籍甚江淮草木知剖符持節之名雲

海蓬萊寓磨槩懷鈔之直當近郡荐更於秕蠹故清
朝遶東於賢能旣千室之鳴弦果十行而賜札厥今
湘部實古王畿惟繡衣使者之除即紫橐從臣之選
占星出縛爭聞竹馬之迎諷日登車有賴木牛之助
考夏疇於八政振漢制於六條善類信眉萑朋落膽
連城帶邑問出入之錢穀幾何足國裕民知取予則
古今一也行將拔擢夫豈淹留某趣超凡材控侗晚
出抗塵官海初無一日之長借蔭卿雲幸有二天之
託禮未伸於撰履誠敢布於典籤

盤洲文集卷第五十二



